



KAREN BLIXEN

丹麦著名女作家凯伦·布里克森作品集

凯伦·布里克森 著

七个奇幻的故事 Seven Gothic Tales

冬天的故事 Winter's Tales



命运轶事 Anecdotes of Destiny

走出非洲 Out of Africa

主编 林桦 Seven Gothic Tales 林桦译

七个奇幻的故事
Seven Gothic Tales
Seven Gothic Tales
七个奇幻的故事

当代世界出版社



七个
Seven Gothic Tales
Seven Gothic Tales
怪异的故事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字：01-2000-06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丹麦著名女作家凯伦·布里克森作品集/(丹麦)布里克森著;林桦等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2

ISBN 7-80115-305-7

I. 丹… II. ①布…②林…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丹麦-现代 IV. I534.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3508 号

Karen Blixen Syv Fantastiske Forte Llinger

本书原著于 1935 年由丹麦金谷出版社首次出版
本中译本根据金谷出版社 1997 年版译出

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兴路 4 号 邮编:100860)

遵化市今日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 字数 340 千字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115-305-7/1·23 印数:1-4000 册

全套定价:68.00 元 本册定价:23.50 元

介绍凯伦·布里克森

——为凯伦·布里克森作品中译本而作

(丹麦)玛丽安娜·艾斯姆森

1959年凯伦·布里克森(1885-1962)一生中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来到美国,她在全美艺术文学研究所年会上作了一次演讲。当时,她已届73岁高龄。在那次演讲之中她以《我生活的座右铭》为题归纳了她一生的经历。这篇演讲被收在《论说文集》(丹麦文本,1979年出版)及《银板摄影术及其他论说文集》(英文版,1979年出版)里。作家一生在不同肤色人种之间的生活经历,顺境中的以及逆境中的,被她写进了她的丹麦文以及英文的作品之中。她喜欢把自己介绍为“说书人”;她很重视口头语言,但是她说成的故事也是极高水平的文学作品。她是这样结束她在美国的那次演讲的:

我想用我的一个朋友给我讲的一个故事来结束我要讲的我生活的座右铭。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国大臣,在一位幼皇还年轻的时候,为他摄政。在皇帝自己已届治理年龄的时候,那位大臣将那枚表示授权治理国家的印记的戒指归还给了年轻的皇帝。他对年轻的君主说:

“我在这个戒指上刻上了一句话,尊敬的陛下或许会觉得它会有用的。在胜利、凯旋和获得荣誉的时刻您都应该读一读它。”

戒指上刻的话是:“此亦有尽头。”

这句话不应该理解为似乎泪水和欢笑、希望和失望都消

失在一个虚无的空间里了。而它告诉我们的是，一切都应该归结为一个整体。我们终归应该看到它们成为男女形象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通过一位伟大诗人的嘴，它被引申为一种凝重、和谐的美：

他一点没有衰退，
只是经历了一场面目一新的巨变
使他更加饱满和奇特。

我们可以不遭滥引之嫌就用上这些话？即使我们说的是我们自己。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心中都一定能感觉到：我的生活，这独特的东西，是多么的丰富和奇妙。

关于生存的完整性，关于我们人生的轨道如何给我们留下印迹以及我们如何给我们的人生留下印迹等等的思考是贯穿凯伦·布里克森全部创作的主题。

凯伦·克里斯滕瑟·丁尼森 1885 年出生于隆斯特德伦，那是哥本哈根北部 25 公里处的一个小镇，滨临丹麦和瑞典之间那条细窄的松德海峡。她的母亲英娥堡·丁尼森(1856-1939)，本姓维斯滕霍尔兹，出身于大资产者、土地所有者和商人的家庭；她的父亲，魏尔赫尔姆·丁尼森(1845-1895)则出身于军官和地主家庭。双方的家庭对智识生活都极感兴趣；她的父亲是地主，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作家。

母家方面极崇尚伦理，崇尚严格，持异端的宗教。父家方面有不少冒险家、敢闯无畏的人物，但他们的生活又是保守和循旧的。她是三姐妹中的一个，她们后来又有了两个弟弟。凯伦就是在母家和父家的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之间生活过来的。父亲 49 岁时自

杀了,原因不明,留下五个孩子给他们的母亲抚养。凯伦非常依恋她的父亲,父亲之死于她是一种始终无法弥补的损失;这一点在她的作品中曾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17岁的凯伦进了一所绘画学校,她这样叙述她在那儿的经历:“我的情绪奇特地被透视技法的不可动摇的严格性和规则激发得愉快起来。”——透视技法表现空间所要求的严格的素质训练和细致的观察力,正是她后来作为一个作家创作活动的锁钥。一个深思熟虑的作家希望的是建立一个故事的空间,以训练有素的语言带领他的人物在故事中遨游。

22岁的时候,她首次发表了她的作品,但那还不是她真正登上文坛的首篇创作。在无人注意之中她的两篇故事分别发表在《旁观者》和《盖德氏丹麦杂志》上。她想进绘画学校,被接纳入哥本哈根艺术学院的妇女预备学校,在那里短期学习。但是她躁急不安,觉得生活没有内容。

1912年12月1日28岁上她与他的远房表哥布罗尔·冯·布里克森-芬尼克(1886-1946)订了婚;次年她远行非洲去与先期去非洲购买他们要共同经营的咖啡园的未婚夫完婚。咖啡园是双方家庭出资购买的。两人七年之后离异,凯伦·布里克森继而单独经营那座咖啡园直至1931年它被强制拍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世界咖啡价格的变动都对她的不利,家庭又不再能对原来出面经营咖啡园的公司投入资本,她不得不返回丹麦。她迁回到她幼时的家,和她的母亲住在一起,直到1939年她的母亲去世。之后隆斯特德伦成为她的家直到1962年;她自己也去世在那里,被安葬在隆斯特德伦的园林里。

在非洲的岁月,她忙于经营大咖啡园,那是非常务实的工作,没有让她有多余的时间写作。在非洲从一种与她自己的截然不同的文化那里得到的经历以及她个人生活环境条件的发展成为她后来在丹麦从事创作的基础。当她在现实生活中与非洲告别的时

候,同时她开始了它的精神生活,开始在她的书中表现非洲的神秘。在她年近 50 以《七个哥特式的故事》真正在文坛崭露头角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妇女。

在非洲咖啡园的最后几年,凯伦·布里克森开始写一些东西,那时她已经看出咖啡园必定保不住了。后来被收入《七个哥特式的故事》中的一两篇的写作是在非洲开始的。1931 年回到丹麦的时候,她对以后如何生活茫然无知。1934 年《七个哥特式的故事》的稿子完成,她先后与几家出版社联系出版都碰了壁,后来稿子被一家美国出版社接受。故事全都是她自己用英文写成的。书在出版时还被“本月书选”选中。这样就使得她在文坛的崭露头角更加引人注目。这本书经她以丹麦文重写,次年以《七个奇幻的故事》为题出版。这几篇奇幻的故事全被她安排在浪漫主义时代,安排在十九世纪,那是动荡、冲突的时期,映衬着她自己心灵中的动荡与冲突。她心爱的非洲的失去,是她最新近的最大丧失,她还来不及用文学来表达,非洲没有出现在她的第一本书里。贯穿全书的主题是命运的动机,是人主宰自己命运的能力。《做梦的人》表现这个主题大约最为明显,大约是她的全部创作中最带自传性质的作品。《做梦的人》的主角是一位歌剧演唱家,帕勒格琳娜·莱昂妮,在她正在米兰一家歌剧院舞台上演出的时候发生的一次大火使她丧失了她的嗓音。丧失嗓音就是丧失她的艺术,也就是丧失她的身份,正像凯伦·布里克森,她失去她在非洲的咖啡园就意味着她失去了她的身份一样。这种丧失发生之后,她必须创造另一种生活。帕勒格琳娜·莱昂妮在故事中以几个不同的身份实现了这种创造——而凯伦·布里克森则是以她的叙述艺术和她的故事中的许多人物来实现这种创造的。

又过了几年,凯伦·布里克森才鼓起勇气讲述她的失去的乐园非洲。与此同时,她的第二本书《非洲农庄》亦即《走出非洲》出版了,是 1937 年她同时以丹麦文和英文写成的;一年之后该书在美

国出版。那是凯伦·布里克森对她 1914 年至 1931 年在非洲的 17 年的文学回忆。书以“在非洲埃尔冈山之麓我有一座农庄。赤道穿过它之北的高地”开场。她在五部分里用第一人称讲述了她在农庄上生活的神话。在形式上,她把对现实,对那边的生活以及她的整个生活的影像的细致描写搀杂在一起。

凯伦·布里克森与邓尼斯·芬奇·哈顿(1887-1931。在她离开非洲之前几个月的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的相遇在书中有一种神秘的韵味;那也是对他们的关系的欢呼。在与布罗尔离异之后,与芬奇·哈顿的邂逅成了她的生活中的激励成份。凯伦·布里克森在非洲写给家人的信在 1978 年以《非洲来鸿,1914-1931》为题以丹麦文成书出版,并于 1981 年被译为英文。这些信件展示了非洲的实际生活和《走出非洲》背后作家的形象。有许多信是她写给她的弟弟托马斯·丁尼森(1892-1979)的。在这些信中,她极其坦荡,毫无隐讳;他肯定比任何别人都更了解她,能帮助她。他两次赴肯尼亚居住,一次是 1920 年 12 月到 1923 年 3 月,后一次是 1924 年 10 月至 1925 年 3 月。由于他,在美国才找到了一家愿意出版她的第一本书的出版社。他毕生都在支持她致力于写作。他自己也写了一本关于她姐姐的书;那本书 1974 年以《坦妮》出版,英译本《我的姐姐坦妮》则于 1975 年出版。与她的第一本书一样,她的第二本书在美国也入选“本月书选”;这就意味着更大的发行量和得到更多的评论。

她于 1942 年以丹麦文和英文出版的第三本书《冬天的故事》的命运是同样的。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占领丹麦(1940-1945)期间写成的。这本故事集一共有 11 篇,反映了对建立世界秩序的坚定信心,认为它能缓解战争笼罩下的国家的困难。由于前两本书的成功,凯伦·布里克森的作家身份得到确立。在这本故事集里她的心态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平衡。英雄主义主题,那种人类掌握自己命运的主题,贯穿了整部作品。例如在故事《悲伤之

野》中，一位单纯的农妇，一位母亲，从日出到日落辛勤地在一大块田地里收耘，为的是让她的儿子从主子给他的惩罚中解脱出来。作品既是对浪漫主义时期优美时代的写真，同时又是凯伦·布里克森进行的一场思想意识的论战，她抒发了自己反对狭隘、束缚的思想意识。这篇故事也是超越时空地对苦难和自我牺牲所作的极秀丽优美的描写。

她的第四本书，以笔名皮尔·安德烈泽尔的笔名发表，书题《报复之路》。这本书的出版，让人觉得是她的秘书以及后来担任她的作品的文学监事的克拉拉·斯汶森从英文本《天使般的报复者》译回丹麦文的。凯伦·布里克森既是丹麦文版（出版于1944年）也是英文版（出版于1946年）的作者。在美国它也和她的头三本作品一样受到欢迎。她在后来的一本书里写道，《报复之路》是用一种较为轻松的文体写成的，因此应该用笔名，让人想到它是一部法国小说。那是一个情节简单的故事，说的是住在一位令人讨厌的牧师家中的两位无辜的姑娘；牧师竭力要她们的命，把她们关了起来。书的主题是正义，直接影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占领下的丹麦的形势。

凯伦·布里克森常常用笔名发表自己的作品。作为一个作家，她把自己，把自己的私人生活，藏在另外一个身份，一个假面具的背后。选择笔名是经过她自己精心考虑过的。初次在文坛崭露头角的作品用的笔名是伊萨克·丁尼森，她使用的是《圣经》的记述：说撒拉得到上帝启示要赐给她一个儿子。生孩子，她的年纪太大了，于是她就笑了；但是她还是生下了伊萨克（中文版《圣经》惯译为“以撒”——译注），伊萨克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是：发笑的人。凯伦·布里克森要以这一点小小的幽默作为识别她的表记；不过，她也使用了她的本姓。伊萨克·丁尼森的名字一直被她沿用在她所有的英文版著作上；不过晚期的版本也同时冠以凯伦·布里克森的名字。她选择的笔名总是男性的。这样，她的真实身份就越发

难以被人发觉。这样做还有别的意思，男性作家的作品更容易得到出版。男性的身份在作家群中也更加符合渲染自传性质的艺术习惯。选择男性笔名使她得以避开被卷入当时关于女性文学的争论之中。

由于病痛缠身，经过了若干年，她才又完成另外一部作品。那是1957年的《最后的故事》；尽管用了这样的书题，一年后她又出版了《命运轶事》。凯伦·布里克森在给她的出版商的一封信中说到了为什么有这种不合逻辑的顺序。她认为《最后的故事》分量更重一些，那12篇故事比较起来与以前的书更贴近一些，而《命运轶事》由于用的是各自独立的场景来表现各篇的主题，它更像一些轶事。《最后的故事》重新使用了以往的主题；比如说，艺术家的作用，在一个艺术家为了自己的好处而要弄别人的时候，她就鞭笞他。像在《七个奇幻的故事》中的《诗人》中那样，在《最后的故事》里主题又在“回声”中转回来了。贯穿五篇《命运轶事》的是一种明显的轻松。其中之一，《芭贝特的筵席》把艺术家的作用放在一边，运用的是得到解脱的、很严肃的幽默。这是一幅对一个能用自己不可妥协的艺术来使得别人丰富和快乐的艺术家的同时又是一幅作为普通人以变得渺小杰出而告终的艺术家的杰出、构图优美的画卷。一切努力都集中在艺术的这方面，就好像是要把凯伦·布里克森那种用幽默以挽救自己的处境再现出来。另外两篇，《暴风雨》和《戒指》，则是另外一种格调，这里没有什么期盼，贯穿两篇的都是对她的生活态度的美学观点的优美文体的试验。

有了这两本书，创作活动本可以打上一个和谐的文学句号了，但是以1960年出版《草地上的影子》来画完一个圆圈却是非常美的。在这本书里，她又回到了她热爱的非洲，她把它安排在她离开那片土地近30年之后的回忆的长影之中。她几乎以此表达了比起在整个创作生涯中积累起来的文学经验来她更重视她在非洲经历过的那段生活。那是四幅各不相同的美丽图画，以对法拉，那位

1914年她到达非洲的时候来迎接她的索马里仆人的欢呼为发端。书中的最后一幅图画是对生存,以及对生存的五光十色的回忆的《高地的回声》;同时她说明她依旧得到她的非洲朋友的信息,就这样在书的框架里画完了一个圆圈。

“7”这个数字魔一般地在她的生活和作品中重复着。她以《七个奇幻的故事》在文坛崭露头角,她出版了7本故事集。4月17日她出生在隆斯特德伦,于1962年9月7日逝世于同一个地点,终年77岁。

凯伦·布里克森把自己说成是“说书人”,她讲的是奇幻的故事。她的第一本书的第一个故事,在第一次出版的时候(那是英文版)用的结束语表明了她作为女说书人的地位。她借用了说书人中最优秀的说书人:用故事系住了听她故事的人山鲁沙德。这个听故事的人本来是威胁着要杀掉她的,但是她的故事讲得是如此奇妙,竟教他总要再听一个。一共是1001个夜晚的故事,山鲁沙德的性命保住了。凯伦·布里克森没有,至少没有保住她的机体的生命,但是她的艺术生命则长存下去。她的书被译成了很多语言,许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被说书人的大世界吸引住。作品中的存在主义的潜流与我们人人有关,不论你处在地球的哪个角落。现在,中国将翻译出版她的四本书证实了这一点。现在人们在中国可以感受到凯伦·布里克森的,中国那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在年轻皇帝年届自己能治理的时候也表达过的这个信息:“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心中都一定能感觉到:我的生活,这独特的东西,是多么的丰富与奇妙。”

1999年7月

(本文作者是丹麦凯伦·布里克森博物馆馆长)

序

XU

我为了自己消遣用英文写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它会使丹麦人感兴趣。现在，它势必要被译成其他文字了；这样一来，它在我自己的国度里出版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我心里非常希望在丹麦出版它，它应该是一本原原本本的丹麦书，而不是什么人的译本，不管把它译得多么好。

在本书中，对丹麦人名、地名，对丹麦历史的叙述以及对丹麦作家话说的使用都很随便。《七个奇幻的故事》的大部分是在非洲构思成的，一部分是在非洲写成的；我书中那些涉及丹麦的地方更应该被看成是一个丹麦移民对丹麦事物的非非之想，而不是什么对实际情况的描写。

我非常感谢作家凯伊·拉尔森先生，因为他允许我在《赫尔辛厄的一次家宴》中使用他的非常出色的书《丹麦武装民船》。

1935年9月 凯伦·布里克森

目 录

MU LU

介绍凯伦·布里克森

——为凯伦·布里克森作品中译本而作

.....玛丽安娜·艾斯姆森(1)

序.....(1)

比萨周围的路.....(1)

老流浪骑士.....(54)

猴子.....(84)

诺德尼的洪水泛滥.....(138)

赫尔辛厄的一次家宴.....(221)

做梦的人.....(276)

诗人.....(358)

凯伦·布里克森年表.....(425)

比萨周围的路

一、嗅 瓶

1823年5月一个美好的黄昏，奥古斯塔斯·冯·希默尔曼伯爵，一个神情忧郁——要不是稍微胖了一点，本来可以是很好看的——的丹麦贵族，在比萨附近一家小旅店园子里的一张用磨石做成的桌子上写信。他写不下去了，于是便站起来，顺着大道漫步走去；此刻旅店的人正在里面为他准备晚饭。太阳快要沉落下去，金色的阳光撒落到路旁高大的杨树之间。空气是暖和的，充满了草与树的甜蜜味道；数不清的燕子上下穿梭翻飞，好像都在想着要好好利用一下白昼这最后的半个小时似的。

奥古斯塔斯伯爵的思绪依旧停留在他的信上。信是写给在德国一个朋友的，那是他在因戈尔施塔德^①那段愉快的学生时代的一位同学，也是他唯一能对之敞开心扉的人。“可是我，”他心想，“在给他的信里，是不是对他讲了真话？为了今夜能和他谈谈，并且一边谈一边望着他的脸，我可以舍弃我一年的生命。知道实情是多么地难啊。我怀疑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是不是真正做到真实？真实，和时间一样，是在人际交往中出现并且依存于人际交往的。譬如说，非洲一座没有名字、甚至上面连小路都没有的山的真实是什么？我脚下这条路的真实是它通向比萨，而比萨的真实可以从人类写的有关的书里面找到，大家的见解都是一致的。一个身处一座荒岛的人的真实是什么？而我，就像一个在荒岛上的人。”

“当年我在因戈尔施塔德当学生的时候，我的朋友们都笑话我，因为我每次走过镜子的时候总要对着镜子照照自己，还因为

我在自己的屋子里摆了好多镜子。他们说这是虚荣，说我太看重自己的外表。可是那实在与这些没有关系。我看镜子是要瞧瞧我的模样。要知道，镜子把我们的真实告诉了我们。”

带着稍许不愉快的颤栗，他回想起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大人带他去哥本哈根的大哈哈镜圆厅的情形。进到圆厅以后，四面八方的镜子，左边右边，顶上甚至脚下，就把你反照出来，一百来面镜子，不时把你的脸和身躯扭曲变形，缩短、拖长、拉胖、压扁，可不管怎么说，他们还给你留下某些像你的地方；此刻，他觉得，那令人不快的圆厅多么像生活本身。我们的为人反映在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的意识中，总是被歪曲成为一幅滑稽但又绝不是和我们的自我毫无相似之处的漫画；它还或多或少让人觉得你的真实就是如此。即便是为了讨好你而画出来的画，那也是滑稽画，是撒谎。“而一个真正的朋友的心灵，”奥古斯塔斯心想，“就像卡尔的心灵那样，是一面反照我们的真实的镜子。是啊，那大约就是我一直看重与他的友谊的原因。爱情也应该是这样的，它应该意味着生活道路上的一个能反射我们的气质，我们的幸与不幸，能向我们保证一切并不全是梦的心灵、人性的伴侣。我一直就是这样看待婚姻的——它意味着另外一个人永远地伴随着你；明天我就可以和这个人畅谈昨天发生的事情。”

他叹了一口气，思绪又回到他写的那封信上。他在信里要向他的朋友说明他为什么离家，为什么告别他在丹麦的生活。他有最大的不幸——有一位妒嫉心特别重的妻子。“不能说，”他心想，“她对所有女人都妒嫉，可以说，她最不怕的正是她们。原因首先是她很明白她永远都会是她们当中最漂亮、最有风度的；其次，她清楚得很，别的女人在实际生活中对我是何等地不足道。卡尔也会对她讲，我在因戈尔施塔德的那一场短暂的恋爱于我又是何等地无意义，还不及音乐艺术、不及剧团在那里给我们演出一场《阿尔瑟西斯特》^②或者《唐璜》^③——甚至不及学业对我的意义。可是，

她对我的朋友，我的狗，对林登堡的树林，对我的猎枪和书籍都妒嫉。她掌着灯到处找令她恐惧和不安的东西。”

他的思绪回到他婚后半年发生的一件小事。一天，他走进妻子玛珥汶娜的房间，要送给她一副朋友在巴黎从柏里公爵的遗产中买来的钻石耳环。奥古斯塔斯对宝石很在行，能像珠宝商一样鉴定宝石的质量和打磨工艺的好坏。他有时还对男人不能戴宝石饰物很懊恼。结了婚以后，他的最大乐趣就是送首饰给他年轻的妻子，看她带着那些首饰是多么地漂亮。他对他买的耳环满意极了，他走去亲手把耳环戴在她的小耳朵上。戴好以后，他拿来一面镜子让她照。她往镜子里看去，看到他的眼睛是盯在耳环上，而不是在看她的脸庞。她马上把耳环取了下来，递还给他。“很遗憾，”她说道，那一双眼睛所包含的哀伤比眼睛里的泪水还要多，“我怕我这个人配不上你的钻石。”——从那天起，她再也不戴首饰。她的衣着打扮的样式也完全变了样，严格得就像修女的穿着一样。可她太漂亮了，改装之后，竟然开创了一种时尚，引得一大群人都来模仿她。

“我能够对卡尔说明白吗？”奥古斯塔斯心想，“她实际上是妒嫉她的首饰。——世上哪有人会相信这样的蠢话。我很明白，连我自己也不懂得她。

“我令她不幸就和她令我不幸一样，这样说是很合理的。我年轻的时候，梦想着和我的妻子分享我的思想和我的情绪！可是，就玛珥汶娜来说，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她逼得我每天要撒二十回谎，还得装出一副假模样、假声音来欺骗她。不，这样继续下去绝对不行了。我走开是对的，因为只要我们在一起，这种悲哀就得继续下去。

“可是现在我又会怎么样呢？——我不知道我该拿自己怎么办，或者说该怎么个活法。可以想像我会破一回例，相信会出现奇迹，相信命运会帮我一把吗？”

他从背心的兜里拿出一样东西来，看着它。那是一个嗅瓶，女士们半个世纪以前使用的那种，心形的。白瓷底上绘了一幅风景画，一棵大树和一座跨过一条河的桥。在河的另一侧是一片高岩，上面是一座有钟楼的玫瑰红宫堡。在整幅画的下面有一条飘带，上面用意大利文写着：“真诚的友谊”。

奥古斯塔斯伯爵微笑着，心想，就是这个小小的瓶子把他引到意大利来的。它是他家族中的一位老妇人的——他父亲的姨妈，终身未婚然后去世了，尽管她是她那个时代的一位大美人。他小时候对她很是倾心。她年轻的时候到意大利旅行过一次，在这座玫瑰红的宫堡里做过客；之后在她的心中，她生命中的一切美好和浪漫都和这座宫堡连在一起了。一直到去世她都相信，她的这个小小瓶子能够治好牙疼，也能治好心痛。从他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起，他就对她给这座宫堡带来的神秘幸福的种种幻想深信不疑。在他独处的时候，他甚至还添油加醋地发挥过。现在，她不在人世已经多年了，谁也不再知道世上哪里可以找到这片地方了。“谁知道，”奥古斯塔斯把那个小小的瓶子放回背心兜里，心想：“说不定有朝一日我就走到了这条河边，走过那座灰桥，亲眼看到那块山岩和那座宫堡。”

“活着是多么神秘，又是多么难啊，”他想着，“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自己的生命对我会那么重要，比世界上发生过的任何事情都更加重要？再过一百年说不定有人出于消遣会读到我以及我今晚的这种沮丧，但说不定他们会觉得一点也不足以娱情。”

二、不幸的事件

就在这当儿，他的思绪被背后一阵震耳欲聋的隆隆声打断了。他转身一望，西坠的太阳的光芒径直射进他的眼里，在一刹那间，世界在他眼里成了一片金光、银光和火光。在飞尘滚滚中，一